

唐鑑音註

113

598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3
598
4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三

丙山文庫

德宗

建中四年正月關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
帝權元平為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捕
之偽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詭曰元平事濟矣
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偽署
為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帝患
希烈問計於盧杞杞惡顏真卿對曰真卿為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史氏寄

四方所信使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
以為然命真卿宣慰希烈為希烈所留真卿
叱責之竟為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

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暴露也

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

佞好呼報切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

得乎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

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

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

環淮寧之境沔音彌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

度支度徒各切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

道糧仍給其家一人無三二人之給故將士利

之各出軍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二十餘萬

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

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
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人人室廬計
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宅資者出錢動數百
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
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
錢給宅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
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
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易曰

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何可長也夫牀者膚之所依也

剝狀不已必害於膚剝民不已必害於君

故象曰切近災也見上德宗有平一海內

之志而求欲速之功語十三欲速則不達不務養民

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

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

戰不息者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有意意外之

唐鑑卷之十三

三

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
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
曰無紆目前之慮紆音舒或興意外之患人者
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
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
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

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
中形勢略曰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
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
或真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
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
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
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
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

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愚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

察其形色視其脈理而識死生之變不

待其顛仆而後以為病也

什音

陸贄論

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

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

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

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太下之

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及之而不

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

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

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

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澶水詔京兆尹

王翊搞師唯糲食菜飲衆怒蹴而覆之遂作

亂還趨京城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

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儼質矣不稅汝間架
陌錢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

大澤

前張耳陳餘傳耳餘為左右校尉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北為長

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云云使天下父子

不相保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

應隋伐突厥征高麗而楊元感亂黎陽自

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

疲而本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為至憂

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

都邑譬之欲除瘍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

四支而禍發於頭自兵革既起天下之變

其可勝慮乎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刃募禁兵東征死亡

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

之名在軍籍受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

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粹有患

難將何以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

常伯至於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儉

人書立政周公作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

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云云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

家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

立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取一千戈虎賁百

人以逆周家以為天子心膂介牙若太公

之子也書顧命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一諸

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

使弁糾御戎荀賓為右使訓諸御知義群

騶知禮故可用也史晉世家至漢之時宿衛者

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

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

者其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如是
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
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
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
前之失委之官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
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
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
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即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
坐第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既不能
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
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卒不
暇用其言曰無及矣既而姚令言與亂兵謀
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
援有上言朱泚爲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
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奈

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白口保其不
反帝亦以爲然又聞群臣勸泚奉迎乃詔諸
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
今宿衛軍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
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
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
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
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無敢行金吾將

軍吳澈獨請行既至爲泚所殺鳳翔後營將
李楚琳掌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
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
蕭復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
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
不能久豈得以鑿輿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
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
止是月以復爲吏部尚書公輔爲諫儀大夫

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十一月靈武
 饗後杜有金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
 道所從出關播渾城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
 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栢城而行營於城
 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掎君綺切且
 偏引也且
 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
 中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渾城曰自
 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

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
 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此可破也杞曰陛下
 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自驚陵寢也
 帝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果為賊所
 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
 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
 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

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
 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
 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
 宰相謀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矣奉天
 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為相不
 旋踵而踈斥之踵足後也杞幾亡社稷幾平聲至
 死猶以為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難去聲鮮
 有如德宗者也鮮上聲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為禮部
 侍郎系為泚撰冊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
 者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
 冊文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
 亦為逆而已矣惜哉其為忠與逆在於作
 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
 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

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决者耳
引决自經也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為戒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

健步出城覘賊

覘癡廉切視也

其人懇以苦寒為辭

跪奏乞一襦袴

上音儒下音跨

帝為之尋求不獲竟

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

糲米不精也音厲又叩葛切脫粟也

每俟賊休息夜緹人於城外采蕪

菁根而進之帝召卿相將史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

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先是夏少康不失舊物於此引以為言而况以天下之

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公孫五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

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剗滅藩鎮故聚天下之

財因師出以為名而多殖貨利書仲虺之誥惟王不

殖貨利安國云殖生也貨資貨利資財以為人主可欺天下

而莫之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隣里况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

國宜哉而向之所積反為盜資貨悖而出
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
蓋以此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德宗三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臯自致亂臯音向

由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

略曰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

惡者陛下先去之惡烏故切 去上聲欲惡與天下同

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

方既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

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
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
知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
詰問贊又上疏其略曰人各隱情以言爲諱
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
左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
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
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

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
罕能慎密例有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
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太抵皆是
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
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
納贊上疏其略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
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

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獻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瀆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以無過爲貴智

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審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階下雖窮其辭而非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真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謬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帝頗采用其言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久求諸已已見上卷而以為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左傳掠美以為昏因不復以聽納為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臣故劾其大略劾下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為戒焉

李懷光賴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

眾論誼騰亦各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為新州

司馬白志真為恩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語

今吾於人也聽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其言而觀其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息縱橫此屬但應掌官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九

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浙福建嶺南等宜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徃徃奏留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宜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此朕為之悵悵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不欲行意趨

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請求從一何容為
 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當受疑陛下何
 憚而不為辯明乃直為此悵悵也夫明則罔
 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
 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偽相糅糅音忠
 邪靡分帝亦竟不復辨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
 杞踈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

蓋欲救其心術而執疑恥過不欲辨明寧
 蓄諸心曖昧不決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
 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
 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菑與災同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為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
 相大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
 相帝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
 經夕不至帝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从

之乃至帝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
迂帝意盧杞雖貶官帝心庇之贊極言杞姦
邪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
輔皆自下陳登用贊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

陸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

然孟子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

不薄也同上其所厚者薄也詩曰將恐將懼

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小雅谷其

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成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

梁州欲為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

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

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陸贄曰唐安

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

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

奏極諫帝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

聞其忠言嘉謀

揚至孝言合稷契之謂

以

交脩其所不逮也

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曰汝交脩予罔予棄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同上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音貽而後世宰相與諫爭之臣分其所職

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

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

公輔一諫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

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

有邪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

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

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

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官闕有冒險遠來赴行

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

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
 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
 彌遠又曰虛懷待人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
 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
 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惡
 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
 周萬機有獨御區寓之意寓宇謀吞衆略有
 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

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
 志是由才能者怨於不在忠蓋者憂於見疑
 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馴
 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
 幸甚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
 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
 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

未來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詩板

云云毛氏曰猶圖也鄭氏云云上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也陸贄有

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宜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甲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

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官之權待以殊賞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贄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否部鄙切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

輿尸貞凶易師卦六五為師之王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帥也故行師則告弟子聽之於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在於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

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為今臣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附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已以納諫雖勉從陸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

戶出也人君苟不能彊於爲善諫之爲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優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爲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游在無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游鎮淮南使善惡著明帝然少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

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
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
士其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
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
乎此最當今之太弊朝來王上亦有斯言復
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
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
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

罷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游賞常臯此朝廷
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
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
一為密耶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
踈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夫如是
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鹿鳴詩忠臣嘉
實得盡其心矣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

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
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即奏
之帝喜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
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
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
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
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
色乃如故矣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

老子道
德經云

言民以其愁苦

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

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

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之或終身遂衰

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

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書周官若
昔大猷制

治于未亂保
邦于未危

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劫盟初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吐蕃尚結贊大舉入寇遊騎及好畤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惲渾城三人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晟又遣將襲擊吐蕃破

之尚結贊乃引去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帝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引延賞詣晟第宴謝結爲兄弟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帝以延賞爲同平章事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蓄憾不已初晟

既破吐蕃摧沙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延賞皆與晟有隙爭言和親便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謂晟曰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爲大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延賞既罷晟

兵柄武臣憤怒解體不肯爲用五月以渾瑊爲會盟使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閏月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大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

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
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夫戎所
侮耳辛未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是日帝
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
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不可結今
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
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
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

盟者兵臨近鎮帝大驚銜遞其表以示渾明
且謂渾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欲
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太安園多
竹復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太安園謀因倉
猝為變晟遂伐其竹六月以馬燧為司徒無
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
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二人則唐可圖也於是
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

使併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城而止
張延賞慙懼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
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
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
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勳賢憂懼不保朝夕
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
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

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言

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

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

楊用善不明
用心不剛儻

也延賞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

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為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

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

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

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
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其平章若各有所主
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
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

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倍可知也

書周書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

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

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

禮

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事以詔王廢置是以治出

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亦已

無為而治

語十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

而不一君以為權在於己臣亦以為政在

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

戚憂也

無所任責

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
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其有功烈

見於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
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
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
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以成功如欲替
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
矣

郃國大長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王淫亂且
爲厭禱帝大怒幽王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

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音告之

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
有一子奈何一朝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
失計乎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
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
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能愛家族故不敢不
盡言泌自言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
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

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上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

舒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唐李勣傳高宗欲立武昭儀問勣勣曰陛下家事何預外人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己任

其知相之職業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五

德宗四

貞元五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
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
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
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
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請城
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

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
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
盧杞小心朕所言之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
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
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說
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自君臣而言言之為君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盡君道為臣盡臣道

孟離婁欲為君君盡其心
道欲為臣臣盡其道

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

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孟盡

心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
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枉措
而死者非正命也夫順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

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

見上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

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

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
 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
 兵不暴斂不相廬托而致亂乃可謂命也
 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書西伯
 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云
 云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王謂紂夫為人
 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
 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
 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
 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略曰
 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
 防護是於心替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
 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
 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
 自以愈疑為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為上

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遙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未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颭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

敗喪則減白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白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

決策於九重之中

唐孫伏伽傳天子禁衛九重

雖有方

叔召虎之臣

周宣王臣方叔召虎

不得自便此非敵

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負欠八百餘萬緡抽貫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隨

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廐馬帝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

陛下必以延齡孤直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回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比祖禹曰自古聚歛興利之臣非有生財

之術記大學生皆移東於西指虛為實徒

張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王取功賞而已

由明皇至於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

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為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帝議除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贄上奏其略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

從以萬榮為留後

臣祖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
 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
 此教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
 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
 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
 豈得不偏天子乎偏音逼禮曰政不正則君
 位危記禮運禮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

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小長之序使不
 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
 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十年帝性情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
 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必無稱可群臣一經譴
 責徃徃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
 敦篤之士艱於進用群材淹滯陸贄上疏諫
 其略曰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

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
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怨
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
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語十二仲弓為季

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夫為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

合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

此三者以為季氏宰且不可而况為天下

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

君人之常道也德宗及之足為後世戒哉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請兩稅以

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穀帛者人之所

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

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續布曷嘗有禁人鑄錢

而以錢為賦者也曠音今之兩稅獨異舊章
 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
 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
 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
 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
 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給布定
 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
 合稅之賤錢折為布帛之數

臣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
 下則為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何以知其
 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
 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所有而與其所無
 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
 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
 不取其所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所有棄
 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

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
利墮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行柚空
大東詩小東大東行柚其空
行盛緯器毛氏云空盡也由取其所無
故也然則以錢為賦官豈得其利乎為法
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
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二萬兩
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

羨餘羨延切應移置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大府

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
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
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
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若延齡處之不疑帝亦
頗知其詭矣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
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滂李
充李銍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

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
 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
 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
 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
 故延齡益得以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
 贄十一月贄與憬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姦邪
 帝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王戊贄罷為太子
 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
 任以為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
 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姦臣之立
 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狡姦也必
 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
 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為
 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
春秋之法猶責人以備責人以備憬其為誅首歟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請陸贄李元張滂等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爲忠州別駕元等皆貶長史帝怒未解中外惶恐以爲罪且不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帝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

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見昌黎文集當城未

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乎臣以爲不然楊雄曰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楊重黎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章有待而爲之者也過裴延齡爲相救

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為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鮮上聲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義亦甚哉十一年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皆為神策護軍中尉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

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唐韋澳傳爵賞刑罪人主之柄其可以假人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徃徃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

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至是宜歛觀察使劉質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啓霸蓋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左傳險阻艱難備嘗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愆失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

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

務聚歛政吏駢惡楊先知政吏駢惡三勤也紀綱大壞

德之不進而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忌之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入寇者帝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以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為事

唐本紀賁德宗

猜忌刻薄疆明自在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然必有選參佐以副之者猶欲出於已

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官者得以術使之

終不由已惟其可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

夫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

以諫議大夫崔瑱同平章事瑱嘗為延齡所

薦故用之

臣

祖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

改為好之而無已也

記緇衣詩好賢如緇衣案鄭註緇衣美武

公也父子並為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毛氏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改更也
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鄭氏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揚曰敝弊也國人愛之服弊則改而為新之

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

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

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

鮮先典切也 也好呼報切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聚官尤不在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必爵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音卑與帝唱和

和去聲

年二

十餘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怵躁尤為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卒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

己惡烏故切故守正之士難入辨給之士易親

給捷也易音異貞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

而君子常阨窮孟孟公孫也小人常得志

韋渠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唐之小人於是為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五 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六

德宗五

十二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婚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衰方崔切未聞駟馬起復尚主也帝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言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

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
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
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
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
婚

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
婚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
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

也委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
為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官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
直比歲以官者為使使去聲謂之官市抑買人

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
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闕人所賣物但稱
官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
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白錢物買

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縵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者撤業閉門諫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度徒各切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著直幣切仰官市取

給帝信之故凡言官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民勞詩民

亦勞止流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語十二葉公問政子曰京師者諸夏根本

天子所與其守者也民勞詩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註鄭氏曰愛

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而德宗殘之如此然

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

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爲帝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廟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帝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

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帝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宮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推池回切

臣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群臣故不分

枉直語十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辨是非而其心

常與宦者如一疎群臣而外之雖有實言

而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

妄言必聽之以為若出諸已也故其為害

如木之有蠹蠹蟲傳之也蠹音如人之有膏肓之疾

左成十年晉侯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一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上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杜氏曰肓萬也心下為膏楊曰此

謂度器之深如疾在膏肓不可救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

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

主與之為一故也可不為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既無統帥每出兵人

自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棄

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

使夏綬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

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中尉竇文場愛厚

之薦於帝以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
 道兵皆受節度每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
 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
 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
 有離心五月與吳少陽等戰于潞南廣利原
 鋒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七月少
 誠進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退保激水縣
 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

喪師者喪夫聲而唐為甚後世亦可以鑒矣

猶循覆車之軌前賈誼傳前車覆後車戒豈非有疑於

將帥而以宦者為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

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不

必監之監如字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

子何有於宦者乎臣見其為害未見其有

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頔音宙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歛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凌下為事帝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頔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頔表責洪太重帝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較下怒已解

奏留為判官大從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別平藩鎮之志其明

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

剛有血氣之剛語十七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闕有志氣之

剛孟公孫丑其為夫勇有匹夫之勇孟梁

匹夫之勇敵有天下之勇孟梁惠文王之

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之勇武此二者不可

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

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為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為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說薨以其行軍司馬鄭儼為節度使帝擇可以代儼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即用為河東行軍司馬

臣祖禹曰昔魏獻子為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遽諫而

辭之

晉國語史

德宗與藩鎮之臣乃以貨

利雖為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實文場為掩其
敗迹帝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在朝謁遣
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帝曰
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此誠其功大矣何必
殺人然後為功邪閏月遣歸夏州

臣

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蒸民詩六

惟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
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治難
乎有常德哉

初李齊蓮受常州刺史李錡

錡音倚又音奇

賂數十

萬薦之於帝以為浙西觀察使諸道塩鐵轉
運使錡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既執
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
恃此驕縱無復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

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
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監鐵之弊因言錡不
法事帝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
繫阮待之善貞至并鎖械瘞阮中瘞居遠近
聞之不寒而慄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惡鳥故
使李錡甘心焉善貞之死非特以告錡也
錡天下之口而長發臣之威長丁實德宗

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生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
善棋俱出入東宮媵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
太子嘗欲諫官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
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
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
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
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

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昇又因其黨以進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

使與之共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前賢語傳古之

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之以禮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者以備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

小人之依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奕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人有千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况天下至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桃詩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有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昔之人君疑賢者導其子之為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

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

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丞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史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

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
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主
之柄也前韋澳傳爵賞人主之柄毋以喜怒行之德宗不有而
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為君矣豈非不能與
賢人圖事至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
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
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

草遺詔

倉猝與舍本一同

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

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
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
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

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

侯相康王憑王凡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
臣王崩太保命仲相南宮毛俾爰齊侯呂
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

外書顧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
相康王作顧命顧命惟四月甲子王乃
洮頹水相被冕服憑几乃召太保奭芮
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
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予審訓命汝爾
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
呂伋以一于戈虎賁白人逆子釗於南門
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
 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
 觀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其
 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

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宮寺婦人之手而
 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
 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
 命之書孔安國云臨終之命所以為萬世
曰顧命書即遺詔也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
 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大理滅焉故父
 子相疑以終事為讒以後嗣為忌是以繼
 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為太子

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

宗亦寢疾彌留書顧命病且臻既彌留中

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

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

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

賢而託以幼孤見太宗宗紀高宗以下無足道者

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及其將沒不能

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

次八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

然幾有趙高之事秦趙高矯遺詔殺公子

紀及李斯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

唐為永鑒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

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為不久以其時考之

執政尤多而大弊有二一曰姑息藩鎮唐本

紀贊德宗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

曰委任宦者

如用劉真玉領兵之屬

二曰聚斂貨財

如借商錢稅商錢茶竹木稅屋間架等除陌錢之屬本夫志大而才

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

孟盡心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

下之務

易繫辭惟幾成天下之務

初欲削平僭叛割滅

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姑

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

其窮窘則聚斂培克益甚於初矣自古治

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

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彊而王

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

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以從來者漸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六

內山文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990